

文化负载词在小说译本中的去与留—— 以《骆驼祥子》两个英译本为例



韩娟¹, 赵谦^{1,2}

¹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学部, 安徽芜湖, 241002

²玛拉工艺大学语言学院, 马来西亚莎阿南, 40170

*通信作者: 赵谦, zhaqiankundera@163.com

摘要:《骆驼祥子》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位置。以翻译传播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框架,选取老舍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中文化负载词和两个英译本中对应的负载词为研究数据,分析源语文化的特色、源语和目的语的文化差异、译者的编码—解码过程、翻译策略和传播效果。两个英文译本分别是美国译者伊万·金(Evan King)的 *Rickshaw Boy* 和中国译者施晓菁的 *Camel Xiangzi*。目前在学术界,人们普遍认为,金译作以归化策略为主,而施译本偏向于异化翻译策略。可以看出,施的异化翻译策略实现了物质文化负载词和生态文化负载词的等效传播,有助于外国读者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风俗民情等,对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化负载词; 传播; 中国文化

DOI: [10.57237/j.cll.2022.01.001](https://doi.org/10.57237/j.cll.2022.01.001)

The Removing and Preserving of CLEs in Translated Versions of the Novel—Based on Two Translated Versions of *Luotuo Xiangzi*

Han Juan¹, Zhao Qian^{1,2,*}

¹Department of Basic Education, Anhui Business College of Vocational and Trade, Wuhu 241002, China

²Language Faculty, University Technology MARA, Shah Alam 40170, Malaysi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o Qian, zhaqiankundera@163.com

Abstract: Camel Xiangzi i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famous modern Chinese writer Lao She, which boosts of its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ak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study, it selects the Culture-loaded Elements from the source language text and the corresponding ones in the target language texts of Lao She's novel *Camel Xiangzi* as the research data. It then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urce languag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translator's encoding and decoding process,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 The two versions are *Rickshaw Boy* translated by Evan King and *Camel Xiangzi* by Shi Xiaojing respectively. It is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hat Shi Xiaojing mainly chose foreignization strategy whereas Evan King adopted domestication mostly in their translation versions

respectivel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achieves the equivalent transmission effect in terms of material culture-loaded words and ecological culture-loaded words, which is helpful for foreign readers to understand Chinese people's way of thinking, values, aesthetic orientation as well as traditional custom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Keywords: CLEs, Transmission, Chinese Culture

1 引言

《骆驼祥子》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代表作，讲述的是旧中国北平城里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悲剧故事。《骆驼祥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位置，作品拓展了新文学的表现范围，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贡献。被译成英、法、日、德、俄、朝等多种文字，其中影响较大的英文译本当属美国翻译家伊万·金(Evan King)的 *Rickshaw Boy* 和中国翻译家施晓菁的 *Camel Xiangzi*。笔者认为，小说中的文化负载词涉及物质文化、生态文化等几个方面，这些文化负载词在目的语译本中是否保留，哪一种翻译策略能实现文化负载词的等效传播，对助推多维度译法的研究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有重要意义。

2 什么是文化负载词及小说中的文化负载词

蒙娜·贝克尔(Mona Baker)认为，在源文本中表达的概念可能对目的语读者是陌生的。这种概念可能是具体，也可能模糊；“它可能是宗教信仰，一种社会习惯，或是一种食品。这些概念通常都是和文化相关的。”[1]金惠康认为，“所谓的文化负载词”存在于所有的语言中；它们反映了在特定的文化共同体中的历史、宗教信仰、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惯。由于这些词汇只存在于一种文化中，很难在目的语文化中找到其对等词[2]。孙致礼把文化负载词描述如下：在中文和英文里面的那些具有很强文化特色的词，特别是那些习语、俚语和方言[3]。由此可以看出，文化负载词是一种具有很强文化特色的，对目的语读者较陌生的概念。

3 评价的标准：翻译传播理论

翻译研究已超越传统的翻译阶段，朝着相邻学科

以更加多样化的方式发展。它不仅被认为是代码转换的文本活动，还是社会行为和文化交流活动。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开始将传播理论和信息论的成果运用于翻译研究。他认为翻译研究的特色就是“传播”，同时指出“翻译就是传播”，把传播学的术语加入到翻译研究中[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吕俊教授在对拉斯韦尔公式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翻译传播理论。他认为，翻译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活动的一种，是“一种跨文化背景下的信息交流和传递”。[5]他主张翻译是一个整体，包含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目的、传播场合及传播效果。翻译传播理论打破了传统翻译研究只注重源文和目的文的固有模式，涵盖了翻译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具体翻译实践中的各种关系。另外，为翻译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翻译的本质，更好地处理翻译过程中的问题。吕教授的翻译传播研究引发了学界对翻译学的重新认识，“信息”、“传播”等信息论概念并入了翻译研究主体。孙琳认为，“译者在加工译文时应对语言形式有所取舍，必要时可以牺牲言语结构以换取语义信息的传达，努力实现深层语言文化信息的有效阐释”[6]。廖七一强调译作的文化传播功能要纳入翻译批评的评估范围之内。[7]

翻译传播理论的开放性、动态性等特点促使学者们不断拓宽翻译传播理论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领域。

4 两个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去与留

以下我们以翻译传播理论为基础，选取老舍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中文化负载词和两个英译本中对应的负载词为研究数据，分析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文学翻译策略与文化传播的关系，从而探讨文化负载词在小说译本中的去与留。

(1) 虎妞背地里掖给他两块钱，教他去叫买寿桃寿面。[8] (p118)

Huniu slipped him two yuan and told him to buy longevity peaches made of dough and longevity noodles. [9] (p289)

Tigress slipped two dollars into Happy Boy's hand, telling him to get peaches and cakes of longevity. [10] (p154)

在施和金的译本中，“寿面”分别被译为“longevity noodles”和“cakes of longevity”，而“寿桃”则被译为“longevity peaches made of dough”和“peaches”。在中国，过生日吃“寿面”寓意“长寿”。这个“面”当然是传统的“面条”而不是面包或者蛋糕。金把“寿面”译为“长寿的蛋糕”，很明显是将中国食物做了归化的处理。另外，在寿桃“longevity peaches”后有必要加上解释，毕竟此处的“桃”并不是指我们吃的水果“peach”，而是一种由面粉做成的形状和颜色酷似桃子的点心。“寿面”、“寿桃”在今天的中国的生日宴上还是非常普遍的。金把信号一“寿桃”“寿面”进行了错误地解码，导致了整个翻译过程是无效的。虽然目标语文本非常简洁流利，目标语读者可能会错误地认为中国人吃桃子来庆祝生日。代码一“寿桃”和代码二“peach”所指不同。作为中国的译者，施对这两个信号非常了解；她正确地完成了解码和编码的过程，保留住了传播内容“寿面”“寿桃”，让目标语读者了解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特色。

(2) “哎！哎！”老车夫向四周看了一眼，双手捧定了茶碗，一口口的吸糖水。[8] (p89)

“Ai, ai!” the old puller looked around, then holding the bowl in both hands sipped the sugared water. [9] (p217)

“Ai, ai!” the old fellow looked around and then began slowly drinking from the cup, holding it in both hands. [10] (p114)

这里的老人是民国时期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老舍生动地刻画了老人双手捧着伙计递过来的茶碗的场景。老人倒在黄包车前，因饥饿寒冷而晕倒几乎要断气。在二十世纪初的茶馆里，基本的茶具就是茶壶(tea pot)和茶碗(tea bowl)，而不是茶杯(tea cup)。金，作为一名有经验的译者，肯定知道“碗”应该译为“bowl”。而“碗”带有强烈的中国文化色彩，可能对传播对象—目标语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在归化策略的指导下，源文的异国特色应该被删除，所以他将“茶碗”译为当时在美国很常见的茶具“tea cup”。他完全能够理解源文的信息，能够解码源文的信号。但是在选择代码二时，他故

意将文化元素移除。但是我们不能说这种传播的方式是错的，因为他这样做也是符合归化的原则—即强调目标文本的流畅度和避免任何“异质”。施则忠于原作，翻译时采用了异化策略。她强调语言和文化的不同，旨在传播中国文化和抵制英美文化的霸权。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基于对其他文化的尊重提出异化策略。异化的版本保存了“茶碗”的异国特色，有助于目标语读者更准确了解中国的茶文化。另外，目标语文化也会得到加强。久而久之，国外读者面对这样的词汇和短语时也会像中国读者在读到“蜜月”、“象牙塔”一样感到熟悉。

(3) 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8] (p31)

Shi: Here the beggar could get soup with meat in it, whereas in the countryside there is nothing but maize flour. [9] (p73)

King: If you begged for your food on the street, you could still get soup with meat in it, while the best that the village had was cornmeal bread. [10] (p33)

祥子出生在乡下，但他又怀揣自己的梦想：住在城里，拥有自己的黄包车。他认为城里的乞丐都比乡下的农民强。因为在乡下没别的东西只有棒子面“maize/corn flour”吃。这段内心独白揭露了当时社会的残酷性，反映了下层劳动者强烈渴望改变生存现状的心情，也表达了老舍对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对“吃人”的旧社会的深恶痛绝。作为一名中国人，施能够准确理解“棒子面”的文化内涵并且直译为“maize flour”。而金则采取了归化策略，采用了目标语的表达方式“cornmeal bread”。这种策略能够使译本更容易被目标语读者理解。但是，他的代码二“cornmeal bread”曲解了代码一“棒子面”，因为这样翻译会让目标语读者错误地认为源文化中的“面”就等同于他们的“面包”。相比较而言，很明显异化策略能够保存源文小说中的文化所指。

(4) 太阳平西了，河上的老柳歪歪着，梢头挂着点金光。河里没有多少水，可是长着不少的绿藻，像一条油腻的长绿的带子，窄长，深绿，发出些微腥的潮味。河北岸的麦子已吐了芒，矮小枯干，叶上落了层灰土。河南的荷塘绿叶细小无力的浮在水面上，叶子左右时时冒起些细碎的小水泡。[8] (p31)

The sun was sinking in the west. On the banks, old willows grew crookedly, their tops tipped with gold. There was little water in the river, but a profusion of water-weeds gave it the appearance of a long greasy green belt, narrow and dark, exuding a faint dank smell. The wheat on the

north bank had already grown ears, and the leaves on their short dry stems were covered with dust. To the south, in the lily pool, floated small, limp green leaves, round which from time to time appeared little bubbles. [9] (p75)

In the slanting rays of the sun. [10] (p33)

上述文字描述了北平独特的自然风光。在祥子从军阀手里逃脱回到城里后，他身上揣着卖骆驼的三十五元。这段风景描写看似无关紧要，实则不然。在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人物的感情都是和景相关联；另外，风景也反映了主人公对于生命意义的反思。[11]祥子掩饰不住回城的喜悦之情，所有能看得到的自然风光—树、荷花、麦子和桥都让他眷恋，因为这些都属于北平。施选择了异化策略作为传播渠道，保留了译本中的中国生态元素。这些具体的传播代码对解释祥子对于北平的热爱以及在这里安生立命的决心有着重要作用，必须要如实翻译，不能移除或省略。而金在翻译这部小说时是在二战时期，他故意删除了所有的生态代码，为了是传播对象—美国士兵能够把阅读这本异国小说当成一种消遣的方式。他归化的策略满足了这一传播目的。

(5) 御河的水久已冻好，静静地，灰亮的，坦平的，坚固的，托着那禁城的城墙。禁城内一点声响也没有，那玲珑的角楼，金碧的牌坊，丹朱的城门，景山的亭阁，都静悄悄的好似听着一些很难再听到的声音。[8] (p80)

The *moat*, long since frozen over, stretched silent, silver-grey, flat and solid around the walls of the Forbidden City, as if to hold them up. There was not a sound within the Forbidden City. Its intricate watch-towers, magnificent archways, vermilion gates and the pavilions on *Coal Hill* seemed to be listening with bated breath for something they might never hear again. [9] (p195)

The waters of the *Great Canal* had early frozen over, and the shining gray ribbon of its course followed through the night the ancient battlements of the Forbidden City, offering them always its poised and sure support. There was not the slightest sound from within the city walls, and the gem-like watchtower rising above them, the gold and jade stone archway, the great red portals, and the Pagoda on the *Mountain of the Beautiful Vista* all seem to be waiting breathless in the bright moonlight to catch the echo of some heavenly voice that would never speak again. [10] (p101)

“御”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个频率使用较高的

词，指与皇帝有关的人或物[12](p1416)。比如，“御赐”指的是皇帝所赠之物；“御医”指的是那些专门给皇帝和皇族治病的医生。而“御河”则指皇帝宫殿外具有防御功能的护城河。“*moat*”指的是通常建在城堡周围，有防御功能的又深又宽的沟渠[13](p947)。而“*canal*”则指用于水上运输或者灌溉的渠道[13](p197)。相比之下，“*moat*”能够更好地传播这一风景信号。但是如果也能将“imperial”（御）增加到译本中，会更准确地传达给读者当时的场景—祥子和虎妞是走在紫禁城外，一个皇帝曾经居住的神圣的地方。至于“景山”，施将其译为“*Coal Hill*”，这是景山的一个旧名，因曾在此堆煤而得名。金则直译为“*Mountain of the Beautiful Vista*”。施的翻译策略无可厚非，但煤山这一旧名恐怕连中国读者都不一定熟悉，更何况目标语读者。金的归化策略也有误，因为任何具有美丽风景的山都可以被称为“*Mountain of the Beautiful Vista*”；另外，从这个山名也判断不出其所在地—中国。因此，代码一所指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当处理特定社区或国家的自然或地理环境时，我们建议使用音译的方法。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也积极肯定中国在音译方面的标准化[14](p28)。因此，“*Jingshan*”应该是比较合适的译法。

贝尔(Bell R.T.)倡导，在处理这些文化负载词时，可以采用“*emprunt*”。*Emprunt* 是个法语单词，指的是信息从源语到目的语的音译[15](p72)。当文化负载词在英语里没有对应的单词，译者往往会采用音译的技巧介绍中国文化，给目标文本添上异域色彩。金惠康认为，为了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的特色，在翻译诸如食物这样的文化负载词时，我们应该尊重源文化[2](p152)。在处理与食物或民俗表演相关的文化元素时，如果目标语中没有对应的词，可以采用音译的翻译方法。这些从汉语中借来的词也会以它们独特的拼法保留在英语词汇中，最终在目标语中扎根。

5 结语

中国的文学宝库中有着大量宝贵成果，包括古典文学、当代文学、现代文学等。而我国及国外的翻译学者也主动地译介了我们的文化精品。优秀的译作有助于外国读者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风俗民情等。对同一文学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在文化信息的传递上，文化负载词的独特优势，即保留住文学作品中

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完成中国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相互碰撞、交融与摄取的过程，加强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从而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地。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9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gxyq2019180）和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第一批科研创新团队“语言文学与艺术研究团队”（编号：2022TDKY05）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Baker, M.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21.
- [2] 金惠康. 跨文化交际翻译 [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 152-265.
- [3] 孙致礼.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8: 17.
- [4] Nida, E. A.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 in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4.
- [5] 吕俊. 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 [J]. 外国语, 1997 (1): 22-27.
- [6] 孙琳, 韩彩虹. «北京折叠»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生态翻译学视角 [J]. 上海翻译, 2021 (4): 90-94.
- [7] 廖七一. 翻译的界定与翻译批评[J]. 中国外语, 2020 (6): 77-82.

- [8] 老舍. 骆驼祥子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5.
- [9] Shi Xiaojing. *Luotuo Xiangzi*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1.
- [10] King, E., Trans. *Rickshaw Boy* [M]. By Lau Shaw.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Inc., 1945.
- [11] 吕俊. 吕俊翻译学选论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65.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编). 现代汉语词典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13] 朱原等 (译).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 (英英英汉双解)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 [14] 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88.
- [15] Bell, R.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1.

作者简介

韩娟

(1983-), 女, 安徽淮南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语言文学。
48462727@qq.com

赵谦

(1982-), 男, 安徽芜湖人, 副教授, 马来西亚玛拉工艺大学语言学院博士在读, 校级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研究方向: 语言文学。
zhaoqiankundera@163.com